

何绍基致李星沅信札册考释*

钱 松

内容摘要:何绍基致李星沅信札册收录何札二十五通。作书人系晚清身兼诗文、书法的文苑大家,受书人则为道光朝重要的封疆大吏,两人同乡而兼姻戚,书信往还不断,以尺牍为深谈。对这批信札的考释揭示了时代丕变之下的国事、家事。

关键词:何绍基 李星沅 信札

笔者曾于数年前获见何绍基致李星沅信札册^①,就这批信札的内容而言,由于涉及作者何绍基以及受书人李星沅,无疑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。何绍基(1799-1873),字子贞,号蝓叟,湖南道州人。道光十六年(1836)进士,翰林院编修,曾任四川学政,是清晚期重要诗人、学者、书法家。李星沅(1797-1851),字子湘,号石梧,湖南湘阴人。道光十二年进士,历官江苏布政使、陕西巡抚、江苏巡抚、两江总督等。何李两人,一为在文艺上卓有建树的大家,一为深受道光帝器重的封疆大吏,有着同乡之谊,加之道光十八年,何氏子何庆涵娶李氏女李楣,遂成儿女姻戚,书信往还不断,何李两家这种交往甚至持续了数代。这批信札不但对我们考镜两大家族主要成员交往、发展的轨迹不无裨益,还可以让我们借助主人公的视角,对清代鸦片战争前后的政治、外交乃至文化现象,有一个近距离的认识。

为此,笔者对这批信札作了考释,并依作书时间先后重新排序如下。

前承手书唁慰,感殒不胜!挽幛谨陈灵右。哀哉!吾父^②竟不能待古希

*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“何绍基书法研究”(项目编号:12YJA760045)的阶段性成果。

①《何子贞手札册》,北京保利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0年秋季拍卖会,中国古代书画专场,第6367号。

②指何凌汉(1772-1840),字云门,一字仙槎。嘉庆十年(1805)一甲三名进士,授翰林院编修,历任国子监司业、顺天府府尹,官至户部尚书。道光二十年二月五日卒,年六十九(故札中称“竟不能待古希称祝”、“其实止少一年耳”云云),赠太子太保,谥“文安”。

称祝,拜辱戚友佳篇,其实止少一年耳!生人之福,如吾父者诚亦何憾,惟业蒙宸注屡次垂询赐寿年分,而平日精神光采,有胜昔时,此固意中事,乃今如是,惨痛何极!自初十日移殡慈仁寺,基即侍居于侧,距子毅^①殡所,百步而近,悲寂相兼,罕见白日。三、五弟^②在寓侍母^③,侍状幸复平适,前必欲送柩南行,今可留居京师,儿辈诸事较为易料理矣。京朝久宦,到此症结百出,凡事自有天数,谨尽人事以听之耳。

按,据何氏道光二十年(1840)日记^④,何凌汉灵柩于本年三月十日移厝报国寺,故知此札作于本年三月。

道光二十年正月上谕档载:“遵旨查开王大臣年岁生日单……尚书何凌汉年六十九岁,八月二十五日生日。”^⑤此外,道光十五年、十六年、十七年、十八年、十九年上谕档均载何氏年岁(兹不赘引),当即札中“宸注屡次垂询赐寿年分”之所指。

李星沅道光二十年二月十七日日记忆及何凌汉云:“先大夫于老丈为甲子同年,余九岁时即拜谒于双圃表母舅寓,迨乙酉乡荐入都,奉教日益亲。初入词垣,备承指授,又与子贞伯仲缔交久,因为婚媾,兼年姻世谊。遽闻此耗,不觉北望潸然,泪下如雨也。”^⑥

二

三郎^⑦来,具述厘注,盍胜感泣!惟闻骆从不能入都,缺一面为怅!公事顺畅可慰,请训之期,想不待明年带领也。薇翁^⑧福体增健,真是寿星,然非善于养心养身,岂能获此?闻有见惠书,基尚未及展读也。现将书籍俱移置寺中东殿,以便清理,而书架半皆颓散,因思船版约厚一寸,宽一尺外者,长七八尺外者,若得百餘块多更好,自为装脚,以庋书帖,甚稳实。此物通州当易购,即烦饬纪代办,雇车送至彰义门大街路北报国寺即慈仁,开明价值,到时即付也。同乡会房,又是乙未年盛事,惟少总裁,为落莫耳。

①指何绍基李生弟绍业(1799-1839),字子毅,道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卒于京寓,年四十一。

②何绍基三弟绍祺(1801-1868),字子敬,道光十四年举人,后援例选云南广通知县,改江苏同知,补台州府知府,署督粮道。五弟绍京(1809-?),字子愚,道光十九年举人,候选道。

③何母廖夫人(1768-1849),道州西北乡小坪村人,何凌汉中进士后,迎入京。

④何绍基:《草堂日记》,稿本,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。

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:《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》第44册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00年,第1页。

⑥李星沅著,袁英光、童浩整理:《李星沅日记》,中华书局,1987年,第27页。

⑦指李星沅三子李桓(1827-1891),字叔虎,号黼堂,后以荫官江西布政使,辑《国朝耆献类征》。

⑧即汤朝菜(1763-?),字薇堂,河南淮宁人。乾隆六十年(1795)优贡,任尉氏训导、郾城教谕,年八十馀卒。

棣楼^①作郡,尚未能假装。育翁^②即当继一麾,或能得道也。惟京官转益寥寥,竟将不成局面。柘丈^③补侍御将一月,闻折楷尚未荒。都中雨贵如珠,风狂胜虎,好人尚难过,况我在疾人耶!专泐复谢,敬问道安,不尽。

棘人绍基叩启

石梧亲家前辈大人阁下

初一日灯下

按,据李星沅道光二十年(1840)日记,李氏因公至通州,三月三十日命李桓往唁何氏,四月初三日,得何氏书,嘱购船板,故知此札作于本年四月初一日。

李星沅时任河南粮盐道,故与汤氏有交集,李氏道光二十年三月日记云:“薇堂年七十馀,有道气无腐气,怡情养性,白须有转黑者,洵寿者相。”^④何氏盖承李氏来书意而阐之。何氏与汤朝菜颇有交往,有唱和诗歌《闰端午诗和汤薇堂韵时在河南粮道署》、《题南陂清晓图为汤薇堂广文作》诸作^⑤。

三

昨具一书,计明日可到矣。吕君来,得惠示,并笋干,领谢!领谢!夷人有他患,此自内地之幸,然船只增来,兵数复多,则前语得无未确乎?抑后到之兵船别有故乎?昨闻卓相国^⑥亦南来,尚未见邸抄。此间久晴,忽得好雨一阵,颇解愁烦,但闻围田被淹者未能骤复,帑项支绌致然耳。率复日佳,不具。

制基叩上

石梧亲家前辈大人阁下

初六

按,据何氏日记,道光二十二年(1842)三月初六日吕氏从江苏来,带到李星沅信并笋脯,何氏复书当即在此日。李氏时任江苏布政使,驻苏州。

所述兵事,系鸦片战争期间,清军与英军在浙江宁波、镇海、定海一带的战事,清军多失利。“夷人有他患”云云,据何氏此日记载:“(石梧)信云闻花旗国与英夷争产烟地,战于吕宋,英夷大有挫损,现掣宁镇船往接应,果尔,则

①即彭舒萼(1799-?),字棣楼,湖南长沙人。道光九年进士,由编修授永昌知府,官至黄德道。道光二十年二月,以京察一等得引见,有旨交军机处记名,以道府用。

②即唐方煦(1785-?),号育庵,湖南善化人。道光二年举人,户部主事,历官江西吉安府、建昌府、安徽颖州府知府。道光二十年二月,京察一等得引见,军机处记名,以道府用。

③即贺熙龄(1788-1846),字光甫,号蔗农,又作柘农,湖南善化人。嘉庆十九年(1814)进士,官河南道监察御史、湖北学政。道光二十年二月补授山东道监察御史。

④李星沅:《李星沅日记》,第41页。

⑤何绍基:《东洲草堂诗钞》卷三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528册,第599-600页。

⑥指卓秉恬(1782-1855),字静远,四川华阳人。嘉庆七年(1802)进士,历任兵部、户部、吏部尚书,协办大学士、文渊阁大学士、武英殿大学士。

内地事将竣矣,恐仍是谣言,且何以又来船四十只也?”^①

四

石梧亲家前辈大人阁下:

到京寓曾一奉书,书甫发而得来教,昨复得八月廿日惠书,具悉所示。时事决裂之后,得此番就抚,藉可息肩,将来如何布置安顿,当事者自有长策,但能界画分明,不致一两年后楚、豫、津门皆有夷艘与中国民船官舸混淆,斯为善事,否则,中外一家,毫无区畛,则其为后患,岂复堪设想耶!三郎完姻后^②,自然以来苏为宜,二郎^③即可进京入赘。儿女事早完最好,况所谓儿女者,正未有艾耶!湘中信知萱侍增嘉,比来稔,吴中胥门亦当不致过于挂念矣。大郎^④进境不知若何,别来时用系望。清才难得,况兼是奇才乎!侍到京以来,诸事渐就清理。老人康适,差为幸事,钟曾^⑤结实,足慰。现已为侄等延师课诵,桂儿^⑥则自家与阅文,其经史等尚未开章温读。都中友朋寥寂,书痴半就黄壤,可为浩叹!目下应酬录录,须年底始清,亦未暇问津文史,意兴既非,精力不逮,姑静以俟之耳。率复,即颂起居清佳,不具。

侍基顿首,九月十日

子愚附问,病疟两月有馀,日内服郑小山^⑦方,渐就清安矣。

按,何氏于道光二十二年(1842)八月自金陵抵京师,故知此札作于该年九月十日。李氏时在江苏布政使任上。

所述时事,为《南京条约》之签订。道光二十二年八月,钦差大臣耆英、伊力布与英军签订中英《南京条约》,开放广州、厦门、福州、宁波、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^⑧。故而何札有“不致一两年后楚、豫、津门皆有夷艘与中国民船官舸混淆”云云。

李星沅本月二十八日之日记提及何氏此信:“得小谷、衡甫、楞香、子贞乔梓兄弟书……子贞亦以界限必清,毋任杂处,皆要著也。”^⑨

①何绍基:《草堂日记》。

②李桓娶长沙周鸣銮女周佩芳为妻。

③指李星沅次子李概(1824-1881),字仲云。后文亦作仲郎。

④指李星沅长子李杭(1821-1848),字梅生,道光二十四年进士,授编修。然英年早逝,时人惜之。

⑤指何绍基长孙、李氏外孙何维朴(1842-1922),字诗荪。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生于金陵。同治六年(1867)举人,内阁中书。擅绘事。后文亦作钟钟。

⑥指何绍基子庆涵(1821-1891),咸丰八年(1858)举人,刑部郎中。

⑦即郑敦谨(1803-1885),号筱山,或作小山、小珊,长沙人。道光十五年进士,历官山东学政、湖北巡抚、户部侍郎、兵部尚书、刑部尚书等。

⑧赵尔巽:《清史稿·宣宗本纪》,中华书局,2012年,第687页。

⑨李星沅:《李星沅日记》,第439页。

五

石梧亲家前辈大人阁下：

通籍十年，遂跻台贰，国恩之厚，家庆之隆，诚从来所未有。阁下大才鸿福，信足膺兹无愧，从此展布益宏，甄陶益广，一代名臣，三湘硕望，悉券于斯。所冀精神所用，弃小而就大，材智所运，愈炼而愈虚，培养道体，因此远谟。忝在戚末，与有荣问也，颂祝无已！基近状如昨，抵京寓已四十餘日，尚无读书之暇，深可慨赧！幸慈侍照常，诸稚无恙，足报注慰。前托王亮生^①钞书之事，如此时未了，又将转托他人，如阁下转眼仍开府吴中，则此等琐事，较为方便，所冀天从人愿也。入觐想不迟迟，伫切！伫切！先此驰贺大喜！不具。

侍基顿首，十月朔

按，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九月三十日，李星沅升陕西巡抚，距李氏道光十二年中进士，恰为十年，何札中所谓“通籍十年，遂跻台贰”正以此，故此札作于本年十月初一日。李氏十月十二日日记云：“午刻晴翁遣人持到吏部公文，九月三十日奉上谕：陕西巡抚着李星沅补授……闻命自天，悚息无地。自惟通籍十年，猥蒙简任封圻，凡兹非分之恩荣，实属梦想所不到，抚分巡涯，何由报称万一，寸心耿耿，不知所云。”^②

据何氏本年三月日记，何氏曾致书吴县王鏊，询及沈钦韩班、范书《注》、《水经补注》（应即沈氏《两汉书疏证》、《水经注疏证》）等书，札中所谓“托王亮生钞书之事”或指此。

六

早寒，惟龙光温煦为庆。箱物上务，昨晚已函知乔侍御^③，想可早到寓。今日台从能出城晤话否？初四日准未刻，望无允他约，陪客已请定也，恕不具柬，并不复速。练立人^④临行有见委语，想在鉴中。敬颂
石梧前辈亲家大人晨安。

侍基顿首

按，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冬，李星沅赴陕西巡抚任前，由江苏入觐，据李氏日记，十二月二日抵京师，三日递请安折，十二日遂出都赴任，何氏既为李接

①即王鏊（1786-1843），初名仲鏊，字子兼，一字亮生，吴县人。诸生。著《乡党正义》、《四书地理考》、《毛诗多识编》、《钞币刍言》等。

②李星沅：《李星沅日记》，第442页。

③指乔晋芳（1799-？），字春皋，号心农。山西闻喜人。道光十五年进士，历官刑部主事、湖南常德、长沙知府。

④即练廷璜（生卒年不详），字笠人，广东连平人。道光五年拔贡，历任长洲、嘉定等知县、松江府知府。

风,此札当在十二月三日或四日。

练廷璜任嘉定知县时,曾亲为鸦片战争中殉难的将军陈化成入殓,并请人为其画像,此次奉召入都,约在九、十月间,李氏本年八月二十三日日记载:“练令乞先入都,约冬月半必回省。”^①练氏抵京,曾请何氏为陈化成遗像题诗^②。何氏后在国史馆任职时,负责编撰陈化陈列传。此外,据何氏日记,十月初六日练氏来访,并讨论书法,何氏谓其“谈字甚在行”^③。练氏自京返职,恰与李星沅在途中相遇,李氏十一月日记云:“至淮安府,舟遇练笠人自京回,询悉两次蒙召见,垂问宝山失守事甚悉。”^④

七

手书至,慰悉感记,如面话也!文恬武嬉,终于闾茸,真洞见症结之言。然振作补救,殊不易易,大才精心,自有一番措置,要当需以岁时,方克有济,如即日移节东南,所愿徒虚语耳!仲郎吉礼后甚得意,可慰。海翁^⑤怜婿真切,其它闲文可不计矣。寓间自老母以下均清适如常,钟曾日见顽慧矣。惟春深奇冷,向来所无,甚不可解也。板舆迎养,真大乐事,颂羨无极。率泐布复,即承

石梧前辈亲家潭祺,不具。

侍基顿首

按,李氏时在陕西巡抚任上。据李氏日记,道光二十三年(1843)正月十六日得家书,知母氏允就养陕西,二十七日致书何氏。又据李氏日记,李概于正月二十七日在京师入赘为汤鹏之婿。何氏复书有“仲郎吉礼后”、“板舆迎养”等语,可知此札约在本年二月中旬。

八

石梧亲家前辈大人阁下:

日前折弁回辕,适值廷试在园,未获奉书为歉!节钺重寄,威惠行于一方,是何等气象,而侍等局促如辕下驹。试之日,点名三次,监试王大臣搜检篮包,从辰至酉,厉声呵叱,狠如狼虎,较前次光景大是悬殊。读书稽古之荣乃是如此,虽以基之专意馆职不思外转者,到此亦不觉心灰气短矣!不审知爱如阁下,将何以辱教之乎?高等者纵得超擢,然资俸浅者,下次自仍当攒眉入社,亦何足为荣,求免辱且甚难矣。春深,惟台履胜常为祝。慈闱正庆,想湘中、陕右欢声若一,叩颂无极。迎养已有成局否?仲云时恙就

①李星沅:《李星沅日记》,第431页。

②《题陈忠愍公化成遗像练栗人属作》,《东洲草堂诗钞》卷八。

③何绍基撰,谭泽闿抄,聂绣君校录:《何陋叟日记钞》,上海图书馆藏。

④李星沅:《李星沅日记》,第450页。

⑤即汤鹏(1801-1844),字海秋,益阳人。道光三年进士,历任礼部主事、山东道监察御史。

痊，而神气未即复元，少缓行程，由基力劝，与海秋同意也。寓间自老人以下，均安适如常。惟屋小风多，尘土闷人，安得快雨一豁怀抱耶！敝同年庄印潭俊元^①，由清秘出为太守，图一见，以领大教，其人清伟殊常，想不吝指示也。便此溯颂台安，不具。

姻世侍绍基顿首，三月廿一日

按，此札接续上札谈及迎养李母，故当作于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。信中所述大考事，在本年三月十日，何氏名列二等十二名。何氏前次大考则在道光十九年二月十六日，名列二等十五名。

据李星沅日记，李概本拟三月初一日起程赴陕，因病改期。

九

前日甫作一书，交庄印潭太守去，旋闻仲郎于廿五日启程，藉知年伯母大人慈舆已由湘至陕。起居八座，觴舞千春，寿献南山，恩浓北阙，官居之庆，未有大于此者矣。相隔二千馀里，不能侍侧，致进一觴，惟有颂祝无穷而已。缀联字不能工，又未免受考一次，敬代酒烛，塞责为愧！家慈、家伯母^②闻知尊庭盛事，皆喜动颜色，西望称庆。惟仲云依依已久，骤赋骊驹，老人颇难为怀，不独其姊^③之送弟思亲，多时惘惘也。侍自大考侥幸后，不复以考差为虑，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”，信然！信然！长天大日，仍复录录应酬，止三六九到馆办书，稍得习静耳。辛阶^④已到，书生气味依然，不审引见后能多住几日否。海秋、月乔^⑤俱为考差攻苦，谈及排律、白折，津津有味，国家功令能帖服英雄若此，可一笑叹也！专泐，敬叩彩祺，并颂潭安曼福，不具。

侍基顿首

按，此札接前札，且由李概带去西安（据下札），故当作于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前后。

据李氏日记，李母寿辰在四月二十二日，故何氏此札“起居八座”云云皆指为李母祝寿。

“三六九到馆”云云，据何氏自述，“服阙后直国史馆，兼办传志，每三、六、九馆期，风雨无间”^⑥。

①庄俊元（1808-1879），号印潭，福建泉州人。道光十六年进士，出为西宁知府。

②何母廖夫人、何氏伯母黄氏，时同居京师。

③谓李星沅之女李楣（1819-1883），配何绍基之子庆涵。

④即劳崇光（1802-1867），字辛阶，亦作辛亥，湖南善化人。道光十二年进士，官至云贵总督。

⑤即黎光曙（1795-1854），后改名吉云，字云微，号樾乔，亦作月乔、越乔，湖南湘潭人。道光十三年进士，官山东道御史。

⑥何绍基：《十九日到史馆作》，《东洲草堂诗钞》卷九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528册，第647页。

十

庄印潭带去一书,仲郎复带去一纸,兹闻有折弁,故再草此。敬惟萱寿增娱,棠阴益普,颂祝无量!侍自大考后,照常上馆,皇华之计,听其自然,老母年高,亦不甚想奉使也。东南时事,闻定海夷船四十支全在,而厦门之船日见增益,台湾镇道如此发落。库项竟算全虚,一千二之数止余二有八耳。气运至此,不审如何转关,做官做百姓等等,无甚大味矣。仲郎于昨廿五日起行,一切安善,想必通行无阻,赶到重闾,彩舞亦适当其可也。肃叩侍福,并颂台祺,不具。

绍基顿首

石梧亲家前辈大人阁下

廿六

按,此札接续上札,李概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廿五日起程赴陕,此札即作于后一日。

皇华之计,谓考差事。何凌汉歿后,绍基既为长子,遂成全家之支柱,今何母年已七十六,绍基不欲奉使远行,自属人之常情。

东南时事,盖谓英军迫使清廷同意通商事宜。台湾镇道,谓台湾总兵达洪阿、兵备道姚莹。此前两人因击退英军入侵台湾有功,皆有封赏,《南京条约》签订后,清廷面对英军无理要求,竟将两人革职逮问:“(三月丁卯),怡良奏达洪阿、姚莹并无战功,命褫职逮问。寻免达洪阿、姚莹治罪。”^①

道光二十三年三月,户部银库查出亏短九百馀万两,后有旨自嘉庆五年起至道光二十三年,历任库官、查库御史各按在任年月,每月罚赔银一千二百两,已故者由其子孙分赔^②。何凌汉于道光十六年曾任查库大臣,故绍基亦有三千两赔项,详以下数札。

十一

京居,苦春暖且旱,颂南^③抗疏,圣人纳谏,始得快雨一场,天人感应不爽如此。然日后时事,仍不审如何料理,雷霆之下,正当草木皆苏,乃仍沓沓如前,不闻有惊心动魄,翻然思变计者,耳闻目睹,止靠苏^④、陈两折为谈助,为望眼耳。库案一败至此,弥补不知何日,先公亦当有三竿赔项,俟限

①《清史稿·宣宗本纪》,第690页。

②《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》第48册,道光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、三十日、四月七日、十三日、五月二十三日等有关叙事,第150-272页。

③即陈庆镛(1795-1858),字乾翔,别字颂南,福建晋江人。道光十二年进士,官陕西道监察御史。

④指苏廷魁(1800-1878),字德辅,一字赓堂,广东高要人。道光十五年进士,历任御史、河南布政使、东河总督等。

期定后,再作道理,恐不免尚须费大力通融也。国计如此,尚何敢言家计耶!秦中得大君子此番振作吏治,当日有起色,都中论者,均谓所效为不舛,甚善!甚善!好生培护西南一带,为东南搬本也。辛阶不常见,忽已欲行,望之如神仙,此时况味,出却彰义门,便是清静世界,耳根无虫蚊烦扰矣!考差尚无日期,想到此间,有百般难处,外顾内顾,茫茫汗汗,想阁下能悉我隐衷,不以皇华、星使、名贵、高华等语见奖也。仲云不知何日得到,途次书来,甚平安,可慰!前颇惜其少做时文,今日思之,不做也罢了。桂儿文字颇长进,而其母^①病未瘳,读书多间断,只好由他有所当为,不复以科目为盼矣。心绪无聊之至,白折、排律抛向何方,能下次从容大考,庆贺无旁耳!藉颂台祺侍福,不尽。

侍基顿首

石梧亲家前辈大人阁下

四月初十

子愚懒作书,附笔致候。

按,信中所述苏、陈两折,详道光二十三年上谕档:三月初二日,内阁奉上谕:“御史苏廷魁奏《因灾陈言请虚怀求谏》一折,据奏‘近年英夷犯顺,黄河再决,近复有白气一道,由西指东,随星出没,请下罪己之诏,开直谏之门’等语……朕深宫循省,负疚良多,自当刻意慎修,勉益加勉,在廷诸臣,其各尽心献替,匡弼朕躬,毋辜期望。”^②四月初四日,内阁奉上谕:“本日据御史陈庆镛奏‘琦善等三人起用,为刑赏失措,无以服民’等语,前因琦善、奕经、文蔚先后办理夷务,未能奏效,当将琦善等革职治罪,因思从前办理不善,总由朕无知人之明,以致琦善、奕经、文蔚诸人丧师失律,迄无成功,朕惟有返躬自责,愧悔交深,何肯诿罪臣工……今据该御史剴切指陈,请收成命,览其所奏,抗直敢言,朕非饰非文过之君,用人行政,一秉至公,初无成见,岂肯因业有成命,不便收还,自存回护?琦善、奕经、文蔚均着革职,即令闭门思过,以昭赏罚之平。”^③苏廷魁、陈庆镛及下文提及之朱琦被时人誉为三大直御史。

劳崇光道光二十三年三月抵京(详何氏第九札中语),现赴太原知府任,何氏曾作一札致劳氏,云:“辛阶前辈大人阁下,驹从来都,彼此俱值鹿鹿少暇……比惟荣旋晋水。”^④盖即作于此时。

何氏父歿之后,家中境况,据李星沅称,“官橐萧然,家口累重,子贞大难为

①即何氏妻陶氏(1796-1848),宁乡陶章泗女,章泗早卒,陶氏随母依叔父章沔。嘉庆二十四年(1819),绍基娶陶氏,后生子庆涵。陶氏体弱多病,“夙有胃气疾,或一岁数发,或间岁一发,渐致四肢不能力”(何绍基:《元配陶安人传》,《东洲草堂文钞》卷十八,第246页)。

②《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·道光二十三年》第48册,第100页。

③《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·道光二十三年》第48册,第176页。

④童曼之编:《何绍基墨迹》(三),湖南美术出版社,1996年,第50页。

一木之支矣”^①。笔者曾见绍基弟绍祺致陶庆增札，似作于道光二十二年冬，系向陶借银者：“弟等服阙回都，慈侍安甚，惟贞兄俸未二年，一无进境，奉养益难耳。弟乡会十数场，不敢望作兄后辈，已向银局借光捐输，明春可遣，而债负如山，滋味甚苦，望兄即赐借二百金，俾纾眉急，明年子贞得差，或弟有寸进，即当奉还也。”^②老母年高固然不忍远行，而翰林清苦，加之库银赔项，可谓雪上加霜，绍基因此不得不寄望于收入较丰之考差。

十二

石梧亲家前辈大人阁下：

连次折便，俱未及作复，录录之状，自哂复自叹也！比日再得惠书，欣慰慈舆安莅，彩舞一堂，想见竹寿兰芬，花团锦簇，人伦乐事，宦海所稀，欣羨之余，益深颂祝。官场举劾，想贤者自有不得已之权衡，惟考语中有宜浑舍之处，似草昧时不及检酌，此殆哗然所自来乎？至春温秋肃，惟当顺其自然，原不必有意为之也。比来夷务杳无消息，谅当安戢。库案不可收拾，将来除各官赔款可得百馀万外，其余殆难有着落，秋曹严比，忽多忽少，忽有忽无，此等鬼蜮，本难与讲究，而出款处处议裁，气象殊为窘逼。先公赔项，现在设法张罗，从前寄到一竿，现尚留住，海秋、兰溪^③处应还之件，已从转借暂存，拟五月内先缴一竿矣。江波所及，所济实多，莫名感感。日来堂上均极康健，惟稚辈零星药裹，时所不免。内子服五峰^④方，已大好矣。钟钟日见壮实，倔强可喜，第愁将来难得严师约束耳。子敬选期在即，而忽有阁下请员之事，任心委运，听其自然，如隶仁麾，亦未为不幸，第恐转瞬移节东南，仍成虚望耳。大考后复有考差，临阵全不磨枪，亦复转战不疲，真是考化时矣。率复，即颂侍祺，诸惟照察。

姻侍基顿首

仲云兄弟好快活，念甚！念甚！

按，据李氏道光二十三年日记，李母四月二十日抵西安，二十二日举行寿庆。五月十九日，李氏得何氏书，并云：“子贞以予甄别折考语欠浑，此书生之见。”^⑤与札中“惟考语中有宜浑舍之处”一说正合，可知何氏此札作于之前。本年考差时间在五月六日，札云“大考后复有考差，临阵全不磨枪”，则何氏作书时间更早于五月六日。

①李星沅：《李星沅日记》，第27页。

②何绍祺致陶庆增札，南开大学图书馆藏。

③即杜学礼（生卒年不详），字兰溪，湖南临武人。道光二十四年进士，由工部郎中例授道员，历署广东高廉惠潮诸道，时居京师。

④即刘衡（生卒年不详），字午峰，或作五峰，湖南善化人。道光十一年举人，后官易州知州，擅医术。

⑤李星沅：《李星沅日记》，第505页。

“江波所及”云云，盖谓库银赔项一事，李氏多有援助，参下一札注。

子敬选期，谓何绍祺以举人拣选知县，详后文。据李氏日记，李曾于四月上折子，请拣发同知一员，知县一员，此即札中“阁下请员之事”之所指。

十三

石梧亲家前辈大人阁下：

得书，具悉年伯母大人就养以来欢健胜常之状，忭舞不可言喻，似此佳境，能得几十年，也不枉为人一世，第不审尊庭积累如何深远，乃于今日萱堂节院一大铺写也。侍虽京宦穷忙，然入岁来半年，慈侍极清泰，又钟曾日见顽长，实倍增膝下之欢。昨值称觴之日，清音小部，内外客欣笑竟日，亦甚愿我年伯母闻之，添一佳话也。承挚爱以一竿相助，感泐非复寻常，再一补苴，即当全数缴入，免致耽延为累。谊重如山，不敢言谢，况言报乎！外间日以皇华相望，而侍转以远道为虑，得老人日日欢笑，不得差亦正不恶，再能拨冗看书，即无量福，止恐小生福薄，未必能得此清闲浓厚之味认真领略耳。海秋与侍文字之交廿年，无少芥蜚，不意因考差不甚得意，于长白师^①前将侍大加炮制，外人传为异事，而海秋直认不辞，近来踪迹颇疏，亦大不可解矣！都中雨未甚住，能不致涝方妙。关中得福星莅止，自当庆兆丰年，能普天下丰登数载，元气方可渐复。湖南武冈民变，此间不甚得其详，闻不为大患也。草此，先谢，俟孙宁羌^②到再复。顺叩侍祺潭祉，不具。

姻世侍何绍基顿首

仲云惠书领悉，不另复。

按，何母廖夫人寿辰在六月七日，故知此札作于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八日。

“一竿相助”云云，可参李氏本年五月二十五日日记：“由孙宁羌寄子贞八、武孝义寄鹤师千、海相八，皆赔项紧急，义不能漠视，然已搜索枯肠矣。”^③唯所借数目，何氏札谓一千两（一竿），李氏日记则作八百，略有出入。

与汤鹏翮晤事，为此札所仅见，其他文献均无载，不详何事。

道光二十三年，湖南武冈地区因发生灾荒，地主杨居南乘荒运米出境，曾如炷等聚众反对，遭知州徐光弼镇压。曾如炷等组织群众武装起义，后在官府镇压下战败牺牲。《清史稿》载：“六月乙亥，湖南武冈州贼匪曾如炷作乱，戕知州徐光弼，命吴其濬讨捕之。甲午，曾如炷伏诛。”^④

①谓穆彰阿（1782—1856），字鹤舫，郭佳氏，满洲镶蓝旗人。嘉庆十年（1805）进士，历官军机大臣、兵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、武英殿大学士。何氏道光十六年参加会试时，穆彰阿为覆试、朝考阅卷大臣，并任庶吉士教习，故于何氏有师生之谊。

②即孙玉麒（1785—？），字其章，一字陵石，号花屿，福建浦城人。道光十五年进士，时任宁羌州知州。

③李星沅：《李星沅日记》，第505页。

④《清史稿·宣宗本纪》，第690页。

十四

前奉布一函，计将达览。昨闻有差弁来，未得手示，想公冗无暇也。然聆悉年伯母大人就养增欢，一庭聚顺，深为欣忭！比来诸孙妇想俱兰芽有信，计下半年，婴咍满抱，尤增重庆之喜也。仲云途中健适，真堪慰藉，第不审官衙中尚有看书写字之暇否？得眉叔^①在署，可以料理一切，当可令仲云息肩耳。惟西台^②再就广文，则钓楼中未免渔竿冷落，如何！如何！侍考差后一切如常，止苦琐冗萦身，不复能勤理故业，时深愧惧！先公赔项，得来款一济然眉，前书已缕及矣。但望子敬得一平安之缺，于家中不无小补，即大妙事也。堂上下均如常。率泐，叩颂侍祺，惟□，不尽。

侍基顿首

石梧前辈亲家大人阁下

现在京师创立顾亭林先生祠堂，系基承办工程，捐资之人不多，而捐项却不能少出，春浦^③、东卿^④两先生及辛阶、方赤^⑤俱五十金，阁下或百金或五十，或竟慨捐数百金，候示及登簿也，又及。

按，道光二十三年夏，何绍基、张穆等在京西慈仁寺创建顾炎武祠，此后每年春秋两季举行祭祀，为京师文人圈一大盛事。可知此札作于道光二十三年夏。其时，张穆致许瀚书云：“夏来与子贞共成顾先生祠堂之事，鸠工庀材，子贞任之……子贞摊款三千两，已有眉目。”^⑥何氏募捐书，除此尚有致劳崇光者：“顾祠费五十金，便中速付为感。”^⑦

本年考差，何氏未入选，故札云“考差后一切如常”。

“西台再就广文”，谓李星沅弟星溶赴选教职，可与何氏第十五、十六、十八札参看。

十五

石梧亲家前辈大人阁下：

得十二日惠书，计才十日程耳，可谓快极，敬悉侍福增和。秋气已来，炎意渐解，想见衙斋奉养，尤多佳致。都中今年暑雨之苦，从来所少，寓居

①即李星沅三弟星渔（1804—1874），字季眉，邑庠生。

②即李星沅二弟星溶（生卒年不详），邑庠生，后任桃源县学训导。

③即祁寯藻（1793—1866），字叔颖，号春圃，或作春浦，山西寿阳人。嘉庆十九年（1814）进士，累官至体仁阁大学士、太子太保，谥文端，与何氏多唱酬。

④即叶志诜（1779—1863），字东卿，湖北汉阳人。官兵部郎中。家藏书籍、金石甚富。

⑤即李璋煜（1784—1857），字方赤，号月汀，山东诸城人。嘉庆二十五年进士，历官刑部主事、江苏常州府知府。深于金石学。

⑥张穆致许瀚札，国家图书馆藏。

⑦《何绍基墨迹》（三），第50页。

时时有倾漏之虞，虽略得晴干，赶紧修葺，甫竣工而秋雨复有缠绵之势。东河决口，闻亦因雨水过大所致，决后仍不住雨，人无着脚处，故未及施工，天意竟不解所谓矣！粤事闻已妥帖，第不审将来如何。库案拖累已甚，而库丁反从漏网，真不知司事者如何设想也。皇华满路，殊不动念，止江南、陕甘两处颇系人思，今亦不复说矣。史馆按期入直，未尝少旷，现办《松文清传》，已将竣事，然已是三四月功夫，每月九天，得以略息尘烦，兼窥中秘，若无饥寒之虑，即长此橐笔入直，所不辞也。止愁自家经史一切功夫，太觉荒落，则因应酬未能屏绝之故，此中时以为愧恨，竟不知主意何日方得定矣。子敬选云南广通，因路太远，未免迟迟其行，别后寂莫，已不堪涉想，盖并音问亦不易通也。笛生^①得晤，可略悉都中近况。月乔丁艰后，归计大难，所奢望者，惟阁下与苏溪^②、辛阶是赖，闻须闰月半后方行，将何以助之乎？前承千金之助，赔款业已全清，感泐何可言喻！海项已全楚，近来相见如常，而其与杜家婿事，忽又出情理之外，大难调处，如何！如何！顾祠已告成，一人任劳，而诸公捐貲不交，支垫去三百馀金，公事之难管如此，可叹！可叹！宁羌州孙兄闻州况甚瘠，其人似廉毅者，想有以酌济之。新选典史沈源，史馆当差甚勤，小楷颇工整，不审阁下有有用着处否。比幸慈侍清吉如常，钟曾笑跳有力，甚足告慰。草草奉复，即颂台佳，不具。

姻世侍基顿首

仲云昆季念念。

西台赴选事，已托吏部人查去，容再复也。闻有人说赴选文不必要，止要注册印结，亦须数十金。同乡吏部止有王鹿平^③，而远在东头，故未能即查复耳。

按，东河决口，事在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）六七月间^④。粤事，指本年七月签订中英通商章程事宜，《清史稿》称：“（七月乙巳）允耆英奏，定通商税则，先在广州市易。”^⑤据信中“秋气已来，炎意渐解”语可知，此札作于七月。又由“得十二日惠书，计才十日程”可知，时在七月下旬。

据何氏本年日记，《松文清传》至闰七月十三日始完成初稿。

曾国藩本年任四川乡试正考官，途经陕西，故得与李星沅相晤。

“海项”云云，似为第十二札所谓欠汤鹏之款项。“与杜家婿事”，汤鹏女嫁杜学礼之子，故云，唯不详何事难以调处。

①即曾国藩（1811-1872），字伯涵，号涤生，湖南湘乡人。道光十八年进士，官至两江总督、直隶总督、武英殿大学士。

②即罗绕典（1793-1854），字苏溪，湖南安化人。道光九年进士，官至云贵总督。

③即王家勋（1798-1853），字麓屏，或作鹿平，湖南新化人。道光十五年进士，吏部文选司主事。

④详参《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》道光二十三年七月、闰七月之有关叙事。

⑤《清史稿·宣宗本纪》，第690页。

十六

闰七日送子敬起行，住长新店，夜雨联床，廉纤竟曙。临别之际，见其率领诸雌，无一丈夫子相随，孤栖之情，实为可悯，归寓后寸肠如结，万难为念。忽披来教，慰藉殷殷，凡所示喻，皆符情望，敢不自排离思，娱侍慈颜，以副爱注乎？侍福增欢，衙斋盛事，或者吉人天相，不即移节东南，天乐方长，何修得此！湘中两星使，素俱不知其人，未审眼力如何。梅生隽雅杰出，论理自当荷选，所望并不为奢，惟祝来岁竟得三头，一为三湘生色，尤大妙事耳。桂儿功夫照常，而出奇制胜处绝少，京闱南官，本不过了局而已，故不甚盼其捷也。钟曾结实慧颖，或可长成。牛痘前已致书夏镇，闻其苗须八九月间方能到，以此物最怕热，须凉快天方可上路也。皇华满路，已及齐晋，转瞬提学之使，更非所望，然京居奉母，亦自快活也。同乡得差者，尚止一涤生，湖北尚未见一人，如何！如何！西台教官已为注册，查得一纸奉阅，今年若中，知此项又属唐捐矣。草草，驰颂侍祉潭安，不具。

姻世侍何绍基顿首

石梧亲家前辈大人阁下

按，此札所言与上札多接续，故当作于道光二十三年闰七月间。

何绍祺（子敬）妻陈氏，“生丈夫子辄不育，生女子子三皆长成”^①，故札中有“见其率领诸雌，无一丈夫子相随”的慨叹。

湘中两星使，谓本年湖南乡试正考官陈枚、副考官甘守先。李星沅子李杭（梅生）本年参加湖南乡试。“三头”与“三元”义相近，谓科举连中解元、会元、状元。李星沅弟星溶亦参加本年湖南乡试，故札中有“今年若中”之语。

十七

石梧亲家前辈大人阁下：

得前月廿三日惠书，计才九日耳，何其速也！秋气清高，秦中想尤多爽致，养堂萃祉，官阁增祥，可胜健美！试差学政俱已见明发，明日当检点蓝笔，预备午门听宣矣。京居得过且过，正好事母读书，本无奢望也。子敬沿途来信，行走尚为顺利，计刻下已在扬州一带。惟闻洪湖异涨，高堰□险难保，果有失事，则其为病更大于东河，可为奈何！子愚日望得雄，尚未揭晓，余俱无恙。冗中作复，敬颂侍祺潭福，不具。

侍基顿首，初三

月乔于初一行矣，前数日失其第二女，运气如此！如此！

按，据何氏道光二十三年日记，闰七月三十日至黎吉云处送行，则其出京当在八月一日，可知此札作于八月三日。

^①何绍基：《陈恭人行略》，《东洲草堂文钞》卷十八，第285页。

得雄，生男之谓。据何氏日记，何绍京本年九月二十日复得一女。

十八

前月廿六日已得梅生捷音，喜慰不可言！科名固可喜，而此子高明好学，早得第益可深造，玉堂之望，湖湘之秀，可以券之于乃翁及子贞，未免有王前卢后之叹，然亦何足计较，惟桂儿不获与作同年，不觉怅怅耳！都中科场案尚未了结，牵连吴门师相^①，自请严议，时事真一言难尽也！换照事，昨夜已交茗珊^②，今日即取到印结，呈堂画稿，须六七日可得，当与西来^③教职照一同寄上，此番折弁却赶不上矣。莲叔^④、兰溪两处俱用不着的，来信不能不送去，只领他空头情而已。风阴连日，骤至大冷，屋里然炉，车轮走冻，所喜慈侍照常，诸稚均适。敬惟萱福增庆，尤以鹄报添娱矣！华甫乃郎^⑤定于月之十六日来赘，现在检理奁物，殊少暇时，抚此无父之女，怅惘于怀，如何！如何！子敬此时想抵长沙，多日未得来信，因江西路乏便也。子愚得瓦复半月，弄璋之难如此。兰溪与海秋龃龉事，兰溪归后，竟成隔绝，同乡人无可如何。前承示越乔处莫分百金，俟薇客^⑥到京，即可拨归。小珊为月乔清帐否？越乔临行如此说，且邓鹄臣屡向小珊催促也，千万示及为荷。祁三先生^⑦、贺八老^⑧、陆立夫前辈之兄^⑨、许滇翁之弟^⑩，俱做了贵年侄，何其阔也！灯下呵冻，奉复台祺，并贺大喜！不尽。

侍基顿首

石梧亲家前辈大人阁下

十月初六

按，李杭中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）湖南乡试第三名。何绍基子庆涵本年参加顺天乡试，未中，故札中有“桂儿不获与作同年”之说。

都中科场案，史志不详，笔者仅见潘世恩四子潘曾玮年谱中之叙述，聊备

①指潘世恩（1769—1854），字芝轩，江苏吴县人。乾隆五十八年（1793）一甲一名进士，历任工部尚书、军机大臣、东阁大学士、上书房总师傅、武英殿大学士。道光十六年曾任会试主考官，故于何氏有师生之谊。

②即魏大纲（？—1848），字茗珊，亦作条三，钱塘人。道光十二年进士，户部员外郎。

③当为“西台”之误。

④即宋绍棠（生卒年不详），字莲叔，鄞县人。道光十二年进士，陕西候补道。

⑤指周扬之次子周开锡。周扬之（生卒年不详），字华甫，湖南益阳人。道光十八年举人，户部主事。周开锡（1808—1872），字受山，亦作寿珊。福建延建郡道、署布政使、护理福建巡抚。

⑥即吴敬羲（1803—？），号薇客，钱塘人。道光二十年进士。

⑦即祁寀藻（生卒年不详），山西寿阳人。祁韵士第三子，祁寓藻之兄。

⑧即贺桂龄（生卒年不详），号丹麓，善化人。长龄、熙龄之八弟。

⑨即陆建瀛之兄陆登瀛（生卒年不详），湖北沔阳人。

⑩即许乃普之弟许乃恩（生卒年不详），浙江仁和人。

参考：“八月赴顺天乡试，九月榜发，顺之兄中式，余卷在边谢园户部宝树房，呈荐挑取誊录。是科因沈也鲁助教祖望为倩善书誊录写卷，有裘玉麟者亦誊录也，诿告他生，余波及焉，案定斥革。”^①李星沅日记也载此事：“潘四世兄乃以办誊录奉部传问，芝师亦自请严议。”^②

所云“换照事”，分见李星沅八月四日及九月二十四日日记：“七儿捐翰林待诏衔，误填曾祖讳为祖讳，因属子贞商之宋莲叔、魏涤三同年，代为具呈更正，以免日后舛错”、“作小谷、衡甫……子贞各书，并寄七儿捐照二纸，交伯源更正”^③。

周开锡入赘为何绍业之婿，绍业已于道光十九年辞世，其女则由何绍基代为抚养成人，故札中称“抚此无父之女”。

祁寯藻、贺桂龄、陆登瀛、许乃恩，皆于道光二十三年中举，与李杭为同年，故于李星沅有年侄之谊。

十九

来书慰悉一切，惟年伯母大人慈体何以久始复元，岂水土不甚相宜耶？得雪后，天气清和，自然侍福增胜，况梅生新贵，双双俱至，年头岁尾，乐事多端，令人且颂且羨也！寓中自老母以次，平适如常。腊梅盛开，冬酒正馥，复拜来惠，益绚春盘，感何如也！惟京师尚未得雪，设坛两次，同云易散，日来暖意熏人，已入春候，如何！如何！陈梅庄^④英气勃勃，佩服才抱，信非阿私。邱小芙刺史闻近状更窘，有何法可为一酌剂耶？新选戴大令廷玠^⑤，亦先公己亥门生，长厚中尚有用否？伯韩^⑥折底，当令桂儿钞寄。钟曾点牛痘而不出，因今年天暖，痘苗大约不甚可靠耳，然近日吃饭，每日三瓯，日见长壮，殊为可喜。介夫^⑦先生腰疾尚未愈，谈兴颇佳。汤、杜隙末，不审何日解此结也。草草，奉颂潭祺台祉，不具。

侍基顿首

石梧亲家前辈世大人阁下

十二月初五

按，据李星沅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）日记，李母十月下旬“忽患耳鸣，手足

①潘曾玮：《养闲年谱》，光绪十三年刻本。

②李星沅：《李星沅日记》，第536页。

③李星沅：《李星沅日记》，第520、532页。

④即陈捷魁（生卒年不详），字梅庄，福建侯官人。为何凌汉嘉庆二十四年（1819）主持福建乡试时所取士，历任陕西南郑、长安知县，鄜州知州。

⑤戴廷玠（生卒年不详），山东武定人。何凌汉道光十九年主持顺天乡试时所取士，道光二十四年署任白河县知县。

⑥朱琦（1803-1861），字廉甫，号伯韩，广西桂林人。道光十五年进士，官至御史。

⑦周鸣銓（1769-？），字介夫（后札又称“介翁”），长沙人。乾隆六十年举人，官四川按察使。

冰冷，亟进参附姜桂之剂，始渐霍然，而寝食尚不快”、“体渐平复，仍服补剂”^①。“年头岁尾”云云，年头谓李概新婚后入陕，岁尾则李杭中举后携妇至陕（据李氏日记，李杭夫妇于十二月十八日抵陕）。可知此札作于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。

据何氏日记，本年十一月八日，何氏曾至朱琦处索阅其《培邦本折》底，叹为“忠爱之言”，疑即李氏托其抄寄者。

长孙何维朴种痘事，可参何氏本月廿四日日记：“钟曾牛痘已出一颗，可喜也。”

周鸣銓与李氏为姻戚，李氏道光二十四年二月日记载：“周介夫亲家鸣銓以卓异入都引见，得升安徽庐凤道，七旬老吏，幸邀进步，又去冬抵京小病。”^②可与此札参看。

二十

昨发一书，计年内当可再得复札也。京师盼雪方殷，顷于昨初六日午后六花纷散，至子刻而止，约得一寸，今晨清气扑人，日光照瓦，想伟抱高情，闻之同慰也。馀语已具昨函，不复赘。即颂
石梧前辈亲家大人吟佳。

基顿首

按，据何氏日记，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）十二月五日已作一札（即上札）致李氏，七日，许乃钊索书与李氏，遂复作此札，甚简略。许氏堂兄许乃安，时在兰州知府任，则乃钊索书，不知是否有所请托于李，抑或只因许乃安折差之便，俟考。

京师降雪事，亦见此年《清实录》，兹不引述。

二十一

前奉书，想尚未得到，顷复辱嘉平四日惠问，慰悉一切。梅郎计已抵陕，重闱增庆，祉萃新春，天乐人乐，与韶光俱烂，不知亲家几生修到也。基远托福庇，亦幸寓中自家慈以下，清吉如常，上下五十余人，计将欢声度岁，清夜自思，实为慰且愧耳！子敬行路迟迟，仲冬尚在长沙，抵任当在来年二月后矣。移居亦万不得已，后院一带，本不成屋子，致书帖俱无安放处，非真喜动也。梅生来，自当为收拾一窝，殿试卷处尚可无庸乞邻。伯韩近底，已于前次寄去，其库案疏，则前曾索阅，而不肯付钞，因全未行也。介夫先生闻近日所苦又剧，日内未及往看，住处太远之故。杜、汤事尚无转机，过年不知何若。草草，颂侍祺新祉潭安，不具。

侍基顿首

^①李星沅：《李星沅日记》，第537页。

^②李星沅：《李星沅日记》，第549页。

按,据何氏道光二十三年(1843)日记,十二月十五日得绍祺长沙书,十六日致书李氏,此札即是。此日为立春。

移居事,盖辍而未果。何氏服阙抵京后,寓居宣南西砖胡同^①,此后数年间均未迁居。道光二十八年,好友张穆为何氏《使黔草》作序,款书:“时道光二十八年四月立夏节后一日,甫由上斜街移寓门楼胡同,与子贞西砖老屋相距仅百步,可时相见,为穆潦倒中一快意事。”^②亦为明证。

朱琦库案疏,盖亦李星沅托何氏抄寄者。李氏本年七月日记云:“侍御朱伯韩琦参奏查办库案六弊,并原《大学》德本财末,请斥一二言利之臣,以维风化,折虽留中,然切中时弊,激昂慷慨,足与苏赓赏、陈颂南鼎足而三矣。”^③

二十二

冬末不寒,立春后更暖,乃前夜大风,至今三日,冷气复来,岁事在即,酒杯俱冻,殊为难耐也。即惟侍奉增欢,官民同乐为颂!各处信件俱已交清,复书听其先后寄去矣。寓中一切如昨,封印后不上馆,而笔墨债、日用债正自扰人。与颂南、伯韩、椒生^④辈拈筹命觥,然烛看画,聊足消寒耳。率此数行,载颂新社潭福,不具。

侍基顿首

石梧亲家前辈大人阁下

按,据何氏道光二十三年(1843)日记,十二月十八日为李氏送京中友人信,此后二十至二十二日皆大风天,至二十三日始定,故知此札当在本月二十二日。

何氏本月日记中,销寒会、欣赏字画之类记述甚夥,如本月二十一日日记云:“夜邀陈颂南、苏耕堂、朱伯韩三侍御、魏条珊农部、罗椒生侍读、张石州同年、赵伯厚宫赞便饭。”^⑤兹不备引。

二十三

献岁以来,未得惠书,便觉跂私堆积。昨奉读廿五日赐函,欣悉侍福宜春,忭慰无量!关陇得透雪,以大才造福,固宜得此佳景。都中止得小飞花一次,土气枯松,颇防春恙耳。寓中自老人以次,平安度岁,止冀年年如此

①《何崧叟日记钞》,上海图书馆藏。

②张穆:《月斋文集》卷三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532册,第273页。

③李星沅:《李星沅日记》,第514页。

④即罗惇衍(1814-1874),字兆蕃,号椒生,广东顺德人。道光十五年进士,历官侍讲学士、通政使司副使、太仆寺卿。

⑤《何绍基墨迹》(三),第34页。

足矣！应春试者源源而来，似觉杏花香动。梅生起身似未宜太迟，屋子不待费心也。樵生^①兄住处远而且寂，殊以为苦。介翁已出来拜年矣。伯韩前折底，容询之，其诗功积累颇深，日来与基过从谭辩，大有苏黄并世之意，知吟痴风味，不免为韩范一辈人所笑也。复颂
石梧亲家前辈春祺，不具。

侍基顿首

各处信俱已送去。

按，据何氏日记，道光二十四年（1844）正月初九日，复李氏书，当即此札。本年春举行会试，故应试者陆续抵京。

据何氏日记，正月五日，朱琦来谈诗甚久。苏黄，宋代诗人苏轼、黄庭坚之合称。韩范，宋代韩琦与范仲淹，名重一时，人心归之，朝廷倚以为重，故天下称为“韩范”。何氏虽以苏黄譬喻己之耽迷于诗，复以韩范拟李星沅，则又自谦无李氏之经世之略。

二十四

十日不奉惠书，便如久阔，可笑！可笑！春光如许，侍福之茂，政祺之畅，吟思兰讯之乐，可念！可羨！侍一切如常，亦足告慰。兹有乙未世兄丁薇生农部宝纶^②奉讳回滇，道出西安，其人极清朴有用，而窘状殊剧，属为介绍，冀有以嘘拂之。梅生闻过上元即启程，亦不为早矣。日内时有公车过我，怅触前游，亦复觉矮檐有味也。草草奉颂台祺，不具。

侍基顿首

石梧亲家前辈大人阁下

廿二

按，据何氏日记，何氏曾于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丁宝纶处吊唁。又据日记，李杭于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抵京师，可知此札当在本年正月。

二十五

求致书教训照拂者络绎不绝，势难拒而不理，亲家自有斟酌，幸无怪其好饶舌也。然倘有非分干求，则基亦力阻所请，不达于左右矣。

按，此页当为某札之附语。因该信札册装帧失序，故无从判断具体日期，该页文字内容，系时人有所托请于李氏者，当为李氏居官时期，无论是任职江苏布政使期间，抑或任陕西巡抚、两江总督期间，皆有可能。

【作者简介】钱松，男，博士，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。研究方向：中国书法史。

①即徐凤藻（生卒年不详），号樵生，或作樵笙（李氏日记中亦作峤生），湖南善化人。与李杭同在长沙中举，后任衡山训导。

②丁宝纶（1803-？），字德嘉，一字温甫，号薇生，云南石屏人。道光十五年进士，户部主事。